

政坛权术

改革：上下浮沉



BEIFANG WEN YI CHU BAN SHE

责任编辑：牛 耕
封面设计：李 欣

261

政坛权术

改革：上下浮沉

GAIGE SHANGXIAFU CHEN

王士俊 周丽燕 编著

北方文丛出版社 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牡丹江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 810/16·字数：160,000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200

ISBN 7-5317-0216-9/I·217 定价：3.00元

内 容 简 介

古往今来，唱给改革者的，有赞歌，有颂歌，也有悲歌和挽歌。

本书汇集了中外古今著名改革人物的不同遭遇和命运，以及他们的权谋机变和韬略。透视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许仍能有所裨益。

序

王士俊

复活历史幽灵，演出一台数千年的“改革戏”，这就是《政坛权术——改革：上下浮沉》。本书提出这样的命题。人类社会活动家，政治家也是一种艺术家。他们活动的经历、经验和成果（不管他们政治倾向和成败）构成了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艺术。社会改革是人类社会动荡，转折、跃进时期，就象一台戏的“高潮”一样，所有参与的“演员”（政治家）比平时更需要拿出“浑身的解数”来表演。人类社会数千年连绵不断的社会改革，无数的政治“演员”（家）的表演，为人类积累了一种特殊的艺术——政治艺术，社会改革艺术就是政治艺术的一种。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严肃面对事实的学问。它不能、也不应该以研究者的感情来褒贬事实。生物学家不能因为自己或人类厌恶苍蝇而否认研究苍蝇的价值和意义；医学家不能因为自己或人类鄙视人体器官之一的肛门或生殖器，而把它们说得一钱不值；戏剧研究家不能因为自己或群众喜欢正

论其在什么角、主角不喜欢丑角、配角，而只研究前者不研究后者。以此类推，以人类社会活动重要内容之一的政治活动为基础构成的政治艺术科学，就不能只研究“英雄们”叱咤风云的战术 谋略妙计，而不研究“奸雄”、“窃国大盗”之类的“阴谋权术”、“政治手腕”。这也可谓“向敌人学习”（毛泽东语）。不仅如此，政治艺术的科学的研究，为要实现真正的科学性、严肃性，还应该象其他科学那样进行抽象，比如医学专家研究、解剖人体生殖器时，就不考虑该器官的拥有者是否曾经用它进行过淫荡或伤风败俗的事，只考虑它是一个器官。可以说任何一门科学，若不能做到科学的抽象，就无法实现科学的研究。政治艺术研究，特别是社会改革艺术的研究，更需要进行艰苦的抽象。这种抽象，就是在人类政治活动的大范畴中，首先把各种带有派别、集团、阶级主观的色彩抹去，让所有的政治活动家“赤裸裸”地“表演”，观察他们在政治角逐中的“技巧”高低，胜者的艺术，败者的失误，以此丰富人类的政治艺术、其中包括最重要的社会改革艺术。

有时，我们想，人类是个大怪物。最需要的，经常讴歌的事，却是最忌讳的事。比如，伟业和爱情这两种人类行为就是千古不朽的艺术主题：一个是战争中凯旋的英雄业绩或历史上帝王的盛世伟业；一个是如痴如醉，疯狂失态的男女之间的追求，渴慕。人们需要伟业带来的荣誉，却忌讳说获取伟业的技术；人们需要爱情的欢乐和痛苦，却忌讳谈男女追求实质之一的性问题和爱情的技巧。在古今中外的历史

上，一切创立伟业的人向别人（包括其子女）讲述创业经验时，也都隐去自己曾有过的，可能引起人们非议的谋略之技（尽管那技巧也许是成败攸关之举）。这便是人类社会忌讳的明证，也是政治艺术科学始终处于被贬斥、鄙视的原因！由于这种状况的存在，人类在这两方面，每一代人都要在摸索状态中花费半生的时间，待到在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能够“不惑”，得心应手时，人已近黄昏。难怪先哲孔夫子把四十岁定为“不惑”之年！

为了改变这两方面状况的一方面，即政治艺术问题，历代都有人作过努力。中国古代不少学者都曾以史论术，总结历朝盛衰兴亡的经验教训。北宋司马光在1066年编成一部《资治通鉴》，书名便点明实质，帮助治理国家的镜子。不过这部书虽然总结了帝王的政治艺术（统治术），但是，它仍有很大缺陷，即对褒贬人物的政治艺术（统治术）采取了带有感情色彩的抑和扬。其结果只承认褒者的“艺术”，不承认被贬者的政治技巧。比起四百多年后意大利人马基雅维里所写的《君王论》要逊色得多。《君王论》是一部专门论述各种政治人物如何玩弄手腕取得政治目标的政治艺术书。作者以盛赞的笔调显示自己是一个政治艺术欣赏家。这部书的问世，由其道出了许多政治舞台“表演”的实质，而遭到数百年的非议。但它是近代形成欧洲思想起源的重要十部著作之一。

不想讳言，我们写作的《政坛权术——改革：上下浮沉》就是意图立足于这样的基点：将所有历史上的改革者，无

领域，无论其是历史上的暴君抑或是明主，也无论其一生事业最后的成败，只截取他最精彩的“表演”片断，指出他的“艺术”所在；也有的只截取其失败的一幕，揭示他“表演艺术”的不足。在写法上，我们采取以史实为依据，尽量以文学的笔法复活已死去的历史人物，并以单独成篇，总体组合的方式构成全书。

在《政坛权术——改革：上下浮沉》中，我们凭自己有限的研究感到：改革虽然艰险，具有风险，但并非象史学家渲染的那样都是“五马分尸”的下场；改革虽然需要条件和时机，但又并非如政论家们所断言的缺少什么条件就不能实施改革；改革是人类群体走向彼岸的探索，既没有通用模式，也没有天赐蓝图，唯有审时度势，运筹应变，讲求谋略，重视政治艺术才能获得成功。

当今世界各国改革风起云涌，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已步入新的阶段。放眼世界看改革，我们可以断言，世界正处于又一个大转变的时期。变革本国、本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制度，使之适合我们生存的正在变化的这个星球。这是我们国家、民族能否立足世界民族之林，能否在本世纪和下世纪的生存竞争中，避免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倍遭凌辱的惨剧重演的大事。只有看到，感受到这一点的人才能成为改革者。只有看到、感受到，并且精通政治谋略，讲究政治艺术的人，才能成为改革时代的宠儿，创立改革的伟业！

愿我们拙劣的《政坛权术——改革：上下浮沉》，为一切关心改革、立志改革、从事改革的人们，为有志步入政坛

， 在政治舞台上拼搏的年青人，无论成功或失败时提供一点沉思的资料。当然，我们在本书中所作的尝试是否成功，还有待于读者鉴评，有些观点如果欠妥，敬希指正。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识于病梅斋

目 录

序 王士俊 1

审势篇

变禅让为传子的秘密	3
拜神之争的谜	6
斯巴达复乐园的悲剧	8
吕尚与伯禽的变俗革礼	11
财产等级取代血缘等级	13
哈德良的游山玩水	16
三起三落叹“中兴”	19
神童出身的副宰相呈递的报告	23
百年难题，依势而解	26
啊，长达 150 年的呼喊	29

谋略篇

积弱一百年，十八载一举除弊	35
梭伦一首诗赢得改革权	38

败军之官一跃成为改革家	41
深居数年练口才的盖约	45
惊世骇俗的恺撒改革术	47
在政变的剑刺中诞生的改革	51
挟天子，令诸侯，推进改革	54
出国考察团中一名奇怪的下士	58
开罗城下的“鸿门宴”	62
剃胡子、剪袖子的闹剧之后	65
改革与内战的“交响曲”	67
旧瓶新酒的奇特风味	70
贝尔格莱德深夜的电话铃声	73
圣宗改革的辽国特色	76
五十匹马换《九经》	78
灯下谈古扭乾坤	80
金太宗的“特区”制度	83
一句话激起了一场变革	86
酒，成了改革兵制的妙法	89
二十年积锐，十年改革	91
邹忌鼓琴谏威王	94
黑白相间的文官过渡	97
卡扎菲下令：搬椅子	100
打通殿堂和民间的通路	102
大炮清扫的伊斯坦布尔街道	105
标志着8月4日之夜的进军	108
用敌国人、敌国模式改革本国	110

“执纲所”兑现一纸空文.....	113
用历史唤醒现实.....	115
上书失败，改辙易道辟通途.....	118
美国空运日本的改革蓝图.....	121

沉思篇

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协奏曲.....	127
新式武器掀翻了汤锅.....	131
电视与改革家之死.....	134
笔、唇舌、碧血.....	137
傀儡“改革”，天下大乱.....	140
瑰园奇葩付流水.....	142
小小妥协，终成千古之恨.....	146
气量狭小，祸及改革.....	150
纨绔子弟平叛治乱重振国威.....	152
野心，葬送了改革成果.....	155
锥形粘土坨上的改革文书.....	159
魏国墙外花，秦国墙内果.....	162
数国蔑视的吴起，在楚国大显身手.....	165
荒唐笑谈成福音.....	167
申不害布新不除旧.....	170
新文化吞没了一位改革家.....	173
天变不足惧，分裂堪可畏.....	176
“可口可乐取代不了孔夫子”	179

风采篇

戴“背信者”礼帽的风险	185
为改革，父亲让贤，儿子拥彗	187
被引渡的死囚，受命变革	189
妙龄女皇宣誓：我有男人的心	192
白云洞里的叹息	195
在改革与儿子的天平上	199
给当选妓女发贺信	202
一个虔诚教徒的反叛	204
“我自横刀向天笑”	208
“先天下之忧而忧”	211
维护情敌、政敌的伟业	215
附录：中外改革大事简表	周丽燕 219

审势篇

自古以来成功的机遇一直是一个谜。真是谜吗？能否把握时机运筹帷幄？这一切的关键在哪里？也许在这里展示的一片朦胧中，你能窥见一点萤火……



审势篇第一

变禅让为传子的秘密

夏启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史书说他在父亲禹死后，破坏禅让制，凭武力废了本该即位称王的伯益，建立了一个“家天下”的夏朝。因为他毁灭了孔夫子特别欣赏的“尧舜盛世”，也即“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所以孔子并不喜欢他，孔子的儒家学派不喜欢他，受孔孟影响的许多中国百姓也不喜欢他。于是生出了一个谜：很多人喜欢的“大同社会”，怎么会被夏启一个人的力量所改变？要搞清这个秘密，先要弄清夏启上台前后发生的事。

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的時候，我国社会已进入原始社会的晚期——父系氏族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虽然阶级的因素在增长，但是氏族形成时就出现并延续下来的“民主”制度仍然存在。当时盛行的禅让制度，就是部落联盟首领经过推选而继承的制度。传说黄帝死后，把首领的职位传给了尧。尧即位后，也实行氏族“民主”制度，当他年老时，就和各

部落的首领商量继承人的事情。有人提出尧的儿子丹朱，尧不同意。后来，有人提出管水利的共工，尧也没同意。最后选择了舜。尧先让舜辅政，一方面培养舜管理部落联盟事务的能力，一方面对舜进行考验。在考验期间，尧还把两个女儿嫁给舜。通过考察，尧发现舜果然通情达理，很有德行。于是，尧决定把帝位禅让给舜，自己和各方部落首领听从舜的领导。

舜接替尧的职位后，不仅象尧一样勤勤恳恳地工作，而且也遵守氏族“民主”制度。在讨论决定一些重要事情的负责人时，大家推举禹、稷、契、皋陶等等，舜都照会议的决议办。当大禹治水立下卓著功勋时，舜便根据部落首领会议的决定，把职位禅让给了禹。后来，舜去南方巡视，病死在去湖南苍梧的途中，禹便接替了舜的职务。这就是尧禅舜、舜禅禹的“大同社会”。

可是，“大同盛世”没有万世长存。大禹死后，本来部落联盟会议推举东夷伯益继任禹的职务，结果禹的儿子启，未经选举，废除了部落首领的民主选举制，把“禅让制”变成了世袭传子制，自己继承了父亲的职务，并且杀了伯益。有个叫有扈氏的部落，为了维护“大同盛世”这个理想国，起兵反对启，惨遭失败。从此，在中国，禅让制让位给了世袭传子制。

“大同盛世”的倾覆，曾引起许多古人的叹息，在他们眼中，这是个谜。其实，启废禅让为传子，并不是他个人的力量，而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私有制和阶级出现的必然结果。早在禹执掌部落联盟首领的时候，专断代替了民主商

量，甚至许多部落首领要带玉帛等礼物向禹朝拜。禹在召集诸侯开会时，可以专权到将晚到的一些部落首领杀死。禹在和三苗作战时，不仅灭亡了三苗，还将不少俘虏变成奴隶。虽然，舜死的时候，禹曾表示要把王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是，禹的家族通过祖先黄帝、颛顼、昌意、鲧，已经十分显赫，所以部落首领都去朝拜禹，而不理睬舜的儿子商均。禹即位后，培植了儿子启的党羽和势力。结果，明明应该伯益继承禹的职位，但是，各部落一不朝拜伯益，二不讴歌伯益，相反朝拜讴歌禹的儿子启。这说明，禹家族已经成为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政治权势的奴隶主，而大部分氏族成员变成了平民，有的已沦为奴隶。经济生活的变化已经否定了“大同盛世”的禅让制，在这种情况下，禹的儿子也就十分容易地实现了变禅让为传子的变革。

变禅让为传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不管它怎样不符合理想的王国，但是，它符合现实的王国。因此，一切非议、谴责都是徒劳。因为，历史的进步和变革，既不畏惧人的咒骂，也不害怕人的赞美。历史前进的脚步，并不把人的感叹和狂欢作为自己的动力。这就是说，改革的脚步不会受咒骂和赞美的影响，它将按自己的客观规律，向前迈进。